

天生一对——谈图画书与哲学

余耀

图画书和哲学是天生的一对。

绝对是绝配。

其实，并不存在只属于儿童的哲学，就像并不存在只属于儿童的图画书一样。

图画书是适合 0 到 99 岁的人阅读的，它超越年龄的界限，可以尽情地释放出人类文化智慧的魅力。

哲学也是如此。真正的哲学是一种大的哲学，是更接近本源、本质与本体的观点和态度。这样的特质，让我们认为只有单纯的“儿童”，每个生命个体都经历过的“童真”与之更为贴近，所以才有了那本《每个孩子都是哲学家》的诞生。

哲学，听起来仿佛离我们很远，捉不住，摸不着。于是有人干脆弃之，称为“玄学”。

这是一个误解。哲学，和我们贴得太近，反让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，就像穿上了一双合脚的鞋后，我们便忘了鞋的存在一样。

哲学，是不需要解释，也无法解释，因为“言语道断”。

哲学，只能是呈现，只能是领悟，所以借助载体，还魂精神。

这个最佳的载体与搭档，便是图画书。

图画书的格局与品质，其实是由其背后的哲学之意决定的。优秀的图画书里，一定蕴涵着大的哲学，包含着大的情怀，大的智慧，也迸发出大的幽默。

翻开图画书的一角，我们看到另一个世界

我们已进入了一个“读图”的时代。

从原始蒙昧起，祖先们“近取诸身，远取万物”，用图画，用象形来表达意思，传递信息，进而创造发明了文字，使得人类的文明从此日渐昌明，形成了灿烂的人类文化。可以说，由“图”到“文”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大步。

这段历史被记录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，也映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历程中。

从牙牙学语起，孩子们便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、观察身边的人和物。他们在“听”与“视”之间寻找着“声音”与“图像”的联系，而初次接触的“文字”，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成了“图像”。渐渐地，“声音”与“图像”的对应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联。孩子由“图”而叫得出“声”，因“声”而寻得出“图”，这便是最自然的“识字”过程了。

古人说：人生识字忧患始。识字的目的是什么？借助文字来认识自我，认识世界。可在匆匆的行走中，人们似乎忘了这样的自然本意，一味强加了许多庞杂繁复的信息，使得“人生识字糊涂始”。学习成了苦差事，阅读变为难事。猛然间，当我们读到“图像”时，那种原始的形象的生命力，再次唤醒我们内心的记忆。

当在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们捧起一本本图文并茂，甚至只有图画的书来，沉浸其间，寻找童年的幸福时，请不要认识这是一种“浅阅读”。

一个读得懂“图”中含义，领会得了“画”中真情的阅读，怎么能是“浅阅读”呢？

一个小男孩，站在人流涌动的火车站台上，等着他的爸爸的到来。



火车终于来了,它“唉——”地发出一声好像叹气的声音,“哐当”一下停了下来。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,累坏了呢?车门“吱——”的一声吐了口气,慢慢地打开了。啊,爸爸!不过,我按照妈妈说的,站在站台上——一动也没动。

微信号: qjmyddr

爸爸与妈妈在一个多月前已不住在一起了。

他和妈妈生活在一起。每个月一天,爸爸会从另外一个城市坐火车来看小男孩,而今天就是父子相见的日子。

火车到站了,汽笛的鸣叫声,像是火车的喘息。一条红色的围巾闪现,从远处飘了过来。是爸爸!可小男孩并没有冲上去,因为妈妈在送他到站台时,告诉他不要走动。

倒是爸爸看到孩子,冲到他面前,一下子把小男孩拥入怀中,抱了起来。



于是,爸爸奔了过来,一把就把我给抱了起来。
“啊哈,狄姆!我总算来了,我好想见你。今天,我们两个人干什么呢?”
这还用问吗?放心,我知道。做爸爸和我想做的事就行了呗。

微信号: qjmyddr

父子团聚了!一个月才有这么一次的团聚。

美好的一天,由一顿美味的早餐开始。

当他们在一个热狗摊点买过早餐后,小男孩突然对卖热狗的阿姨说:“阿姨,这是我的爸爸,今天我是和我爸爸来的,他的名字叫焦尼!”我们真切而分明地从孩子的脸上读到那份热情与自豪。



一出车站,就有一家卖热狗的小店。我刚一停下,爸爸就叫道:“给我两份热狗!”
“我只要番茄酱,不要芥末酱。”我连忙补充说。
微信号: qjmyddr

接下来的场景里,“我的爸爸叫焦尼”这句让孩子情绪高昂的话语一遍又一遍的响起,一次又一次的叩击着我们的心。

美好的一天总是那么短暂。又回到了火车站的站台。我们多么希望时间能倒流,一切还是刚刚开始。然而现实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,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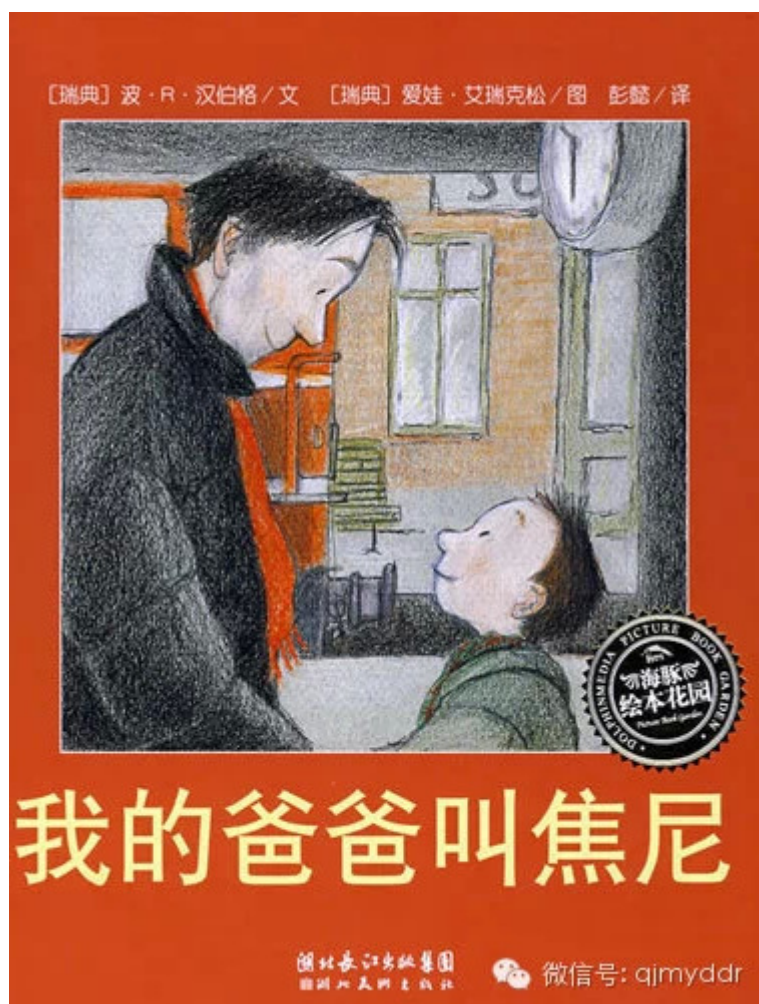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火车开动前的三分钟,父亲猛地把儿子抱到了车上,大声对着不相识的乘客说:“大家听一下好吗?这孩子,是我的儿子。最好的儿子。他叫狄姆!”

然后父亲将儿子又送回月台,让他静静地等待妈妈的到来.....

处在成年人感情纠葛的漩涡中,孩子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。但这本书给读者(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)带来的感动和启示都是巨大和深远的。我们知道了当缘分已尽之后,除了怨

恨和伤害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。没有牺牲，没有忍受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纠缠。真爱会转化所有的伤痛。

哀而不伤，是一种境界。



这本书的名字叫《我的爸爸叫焦尼》。它让我们换了角度来看“图画书”，从此我们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品尝“敌人派”的滋味

“哲学”这个词，源自古希腊的“philosophia”，是“爱智慧”的意思。

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启的哲学传统就是一种探究式的爱智慧、求真理的主动过程。

平常的小事里，也有“不平常”的智慧与感悟。

且让我们一起品尝一下这块“敌人派”的味道吧——



真是很怪的“敌人派”。用于对付敌人的“派”中怎么没有令人生厌的杂草，让人作呕的小虫？而且味道也不是臭气熏天，这样怎么消灭掉“敌人”呢？

这样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吗？

想想看，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。一个非常有主见的时期，一个“自我”意识特别强的时期，一个需要有自己的支配、活动的空间，就像我得到了那座树屋——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，不容别人侵犯的敏感时期。这样的特殊时期里，孩子坚信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。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孩子独立个性培养的关键期，也是学会与人交往的关键期。一点点的“看不顺眼”，便会造成“死对头”相抗衡，徒增许多烦恼。

这是成长的烦恼。

成长的烦恼需要教育的智慧。这样成长过程中常见的“小事”，却不可“小视”。因为心理分析人士认为童年的遭遇与感受，可能会对成年后的为人与出世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。

于是，我们明白了“敌人派”里有智慧。老爸胸有成竹地制作“敌人派”来消灭敌人，实在是高明。



首先，他要让孩子知道有个把“死对头”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谁都会遇上几个。比如老爸自己在儿子这样的年纪时，也有这样的遭遇。（理解万岁！）

其次，用“敌人派”来消灭敌人，吊足了孩子的胃口，让他在自己的内心尽情地想象如何“整蛊”敌人，悄悄地释放了内心的“怨恨”，在情感上进行了疏导。（高！实在是高！）

第三，“敌人派”的制作为后来朋友的和好，做好了见证，也提供了一次聚会交流的机会。（不仅有朋友可玩，还有美味可食。精神、物质双丰收。）



第四，用“敌人派”来消灭敌人最关键之处就是与敌人友好地相处一天。由于前面的疏导与释放之后，与“敌”友好相处有了一定的可能。一旦双方投入到互动的相处之后，一起欢笑，一起玩耍，彼此之间也就加深了了解与信任，一切前嫌都会冰消瓦解。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“敌人”是由于彼此缺乏沟通与了解，误会误解而成的。“敌人派”不仅是道美味，而且还是一剂解开“心结”的良方。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孩子的自我认识的过程，而非外在空洞的说教。一切都在无声中悄然进行，不着痕迹。如沐春雨，如坐春风。（秒！实在是妙！）

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也经历了一次神奇的“智慧”之旅，在会心一笑里，体味着真正契合“儿童”的智慧和哲思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映射出我们身边的“人”和“事”，就如台湾著名的儿童哲学教授杨茂秀先生所说的那样——拈出问题，提出建议，不以权威自居给出斩钉截铁的药方。这才是“儿童哲学”的基本要义。

在简单中寻找快乐

古人说：“极高明而道中庸。”

刘绪源说：“儿童文学有多深，就该有多浅。”

简简单单才是真。孩子常常在简单里找到快乐。

这是儿童的哲学，也是哲学的童年。

夜空下，有许多孩子仰着头，望着天空里不计其数的星星。没有人数得清，夜空下数星星的孩子有多少。

这个叫“吉莉娅”的小女孩也不例外。她喜欢数数，因为数数给她带来了许多快乐。院子里的石板，房子上的窗户，楼梯的台阶，雏菊的花瓣，乃至汤里的油花，她都会“1,2,3,4,5……”数个不停。



如果说刚学会数数时的“数数”是源自天性和兴趣的话，那么伴随着成长过程中的“数数”便是一种“坚持”与“执着”了。

“发现自我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”。天空中的星星固然美丽与可爱，但是生命的潮起潮落，什么又能永恒不变呢？在向外寻求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反躬自省。蓦然回首，原来我们的梦想离自己并不遥远。

数星星的孩子故事，其实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故事。简单的故事中，包含着不简单的道理。真的佩服德国人的艺术水平，将如此高深的哲理，用简洁的线条，明亮的色彩表现出来。一切那么随心，一切又那么自然地切入人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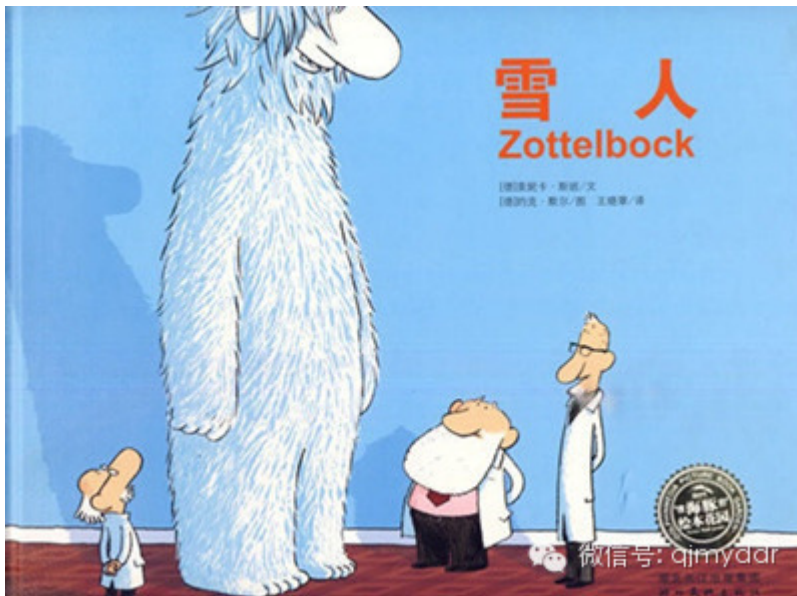
简单中，蕴涵着快乐，也深藏着哲思。我们不必让孩子一下子全部都读懂，都读明白，只是让他们静静地看，慢慢地找，再用他们的心去“数一数”成长的阶梯，找到童年的乐趣。

一切为模仿开怀大笑

我们这个时代，并不缺乏“欢歌笑语”，但是我们常常发觉开心的事越来越少，开怀大笑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。程式化、机械化的生活，让我们的心已有些麻木。我们学会了“人云亦云”，我们学会了“追星模仿”，用以填补我们有些空虚的生活。于是，我们的笑容里，便有了积分造作，几分虚假。笑，甚至退化为只是一种礼节，而并非发自内心的情感表露。有些僵硬的笑容，也如风一般，吹过之后便了无踪迹，更不会留下笑后的思考。

连笑也需要模仿，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好在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给我们带来这本堪称经典的幽默之作——《雪人》。让我们有机会一起为“模仿”而开怀大笑。这样的“开怀大笑”不再是看着别人的脸色、手势和语气的迎合之“笑”，而是情绪自然流露出的笑容，与“模仿”无关。



但这样一个与“模仿”无关的笑容，却是从一个“模仿”的故事开始。这或许是德国人的辩证哲学吧。

科学家为了研究“雪人”，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，是多么认真。终于，一位雪人主动送上了门，被带回了人类的世界。于是，科学家们便对雪人进行了科学的检测与研究。一项项重大发现通过媒体宣布，好不骄傲和自豪。但是当“科学研究”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时，这事便具有了几分“娱乐”的效果。你没看见那些因“雪人”的举动而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“模仿”热潮，极具喜剧的效应。南瓜帽、扫帚杖，还有挂香蕉。这一切，在“雪人”的眼里绝对是“疯狂的人类”的疯狂行动。人们的超级模仿，究竟是为了什么。难道仅仅是为了活三

百一十五岁还那么年轻吗？没有人思考过这些问题，只是一味地追赶着潮流，跟着大众起哄，不让自己“out”了。



这样的细节被作者捕捉到了，将之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，由于“错位”而产生的艺术效果，便让读者也忍俊不禁。在笑过之后，还有着橄榄般的回味。一个严肃的话题，却被这样轻松地表达出来，让我们在赞叹“举重若轻”的同时，也在思考着，我们身边是否也上演着这样的“喜剧”。

一本好的图画书是适合所有年龄的人阅读的。观看、阅读的人们想象着自己的想象，发现着自己的发现，快乐着自己的快乐。不再跟风，不再模仿，不再担心自己的落伍，我们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笑容了。

你能说，这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哲学吗？

影子的世界 想象的空间

柏拉图说：“哲学始于惊奇。”

亚里士多德说：“哲学起源于怀疑和困惑。”

如果从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惊奇与好奇，以及对身边琐事的怀疑与困惑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儿童与哲学的关系了。

孩子的可爱就在于他们常常具有异乎常人的眼光与发现。这或许就是人们认为儿童更像哲学家的原因吧。

那种眼光与发现是独特的，是出人意料的，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震撼，也会为我们打开另外一扇窗，窥视到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具有这样的眼光与发现，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明澈清纯的心。在孩子的眼里，心是他的世界，世界是他的心。

玄妙吗？一点也不。来看这本名为《影子》的图画书吧。打开它，我们仿佛走入一个奇妙的世界，进行了一趟梦幻之旅。



夏日的午后，是燥热的，一切都在沉睡。大人们躺在椅子上，昏昏欲睡。而此时，正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，因为终于可以暂别大人的管教，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了。那趟“出去转一圈”其实是给自己的心放个假，让“心”自由驰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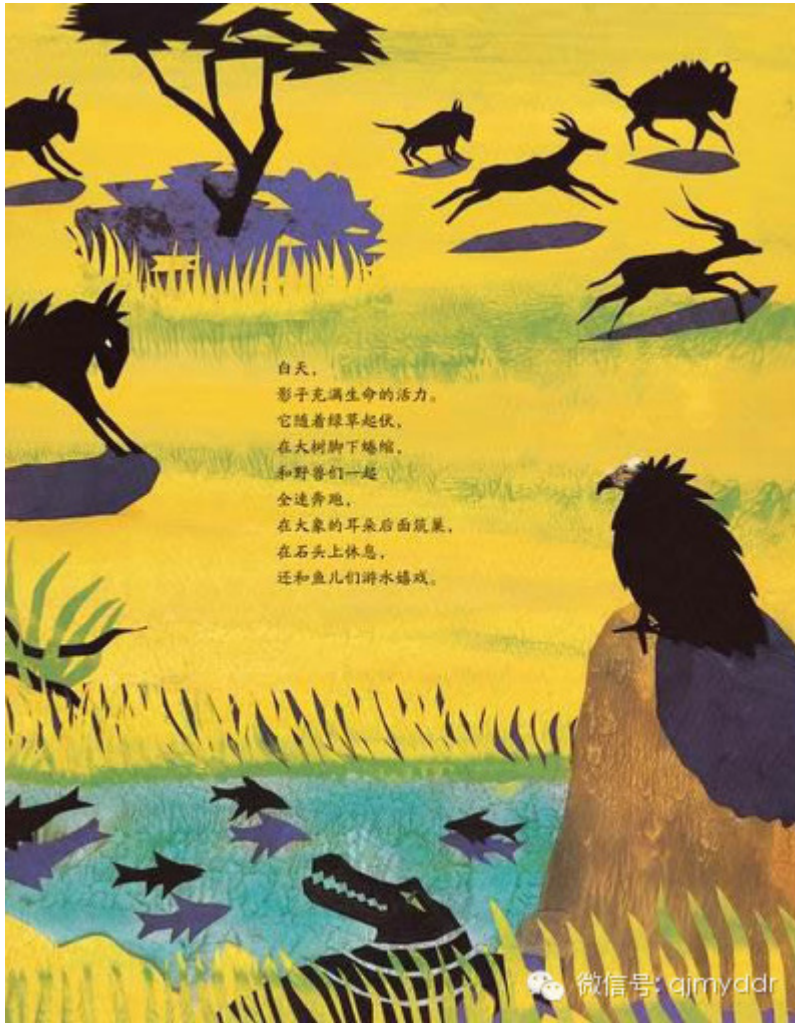
身未动，心已远。谁说需要跋山涉水才能领略到大好河山？这样的一次小小的旅行，也可以游目游心的呀。

于是我们和斯温都看到了这沉睡的午后里的另一个世界。

这个世界里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熟悉，但又那么的不同寻常。

是梦？是幻？是真？是假？

当我们从影像的世界来探寻现实的世界时，我们哑然失笑了。这是个颠倒的世界，甚至有些疯狂错乱的世界，但却是一个孩子自己的解读。



我们欣赏这样的故事，因为作者真正了解孩子，他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观察，来看待世界的，也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理解的，来表达自己的。这是真正的儿童哲学。现实中，我们会给孩子这样的机会，这样的时间，这样的空间吗？我们总是给孩子一个我们自以为是正确的标准，让他们逐步地趋于和我们统一。渐渐地，孩子眼中的灵光消失了，那种童年的目光黯淡了。于是，童年消逝了，快乐没有了，想象力也丧失了，一切都昏睡过去了。

幸亏，我们看到了这样优秀的图画书。图与文是那么契合，结合得那么完美。夸张的手法给我们这些思维固定的人当头一棒，同时也激发起我们的阅读兴趣。

读这样的书，是游戏，是快乐，也是思索和发现。

但也有一丝担心，这样的“胡思乱想”不危险吗？还是让我们在阅读中思考和发现吧。

你看到男孩腰间别着的弹弓了吗？你看到男孩手腕上的手表了吗？即使是这样的“转一圈”也不是随意的，没有准备的。这样的装备让我们放心了。经历了冒险，小男孩才会成长为男子汉的。

我们需要这样的放手。

当鞋合脚时，我们便忘了谢的存在，因为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、很久；当哲学和图画书完美结合的时候，我们便也忘了哲学的存在，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心田里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伴我们一路成长。